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烟云集

茅盾著



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

人文阅读与收藏·良友文学丛书

烟云集

茅盾著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烟云集 / 茅盾著. —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2013.1

(良友文学丛书)

ISBN 978-7-5078-3558-8

I. ①烟… II. ①茅…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66065号

烟 云 集

著 者	茅 盾
责任编辑	张娟平 张淑卫
版式设计	国广设计室
责任校对	徐秀英

出版发行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83139469 83139489[传真])
社 址	北京复兴门外大街2号 (国家广电总局内)
	邮编: 100866
网 址	www.chir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环球印刷 (北京) 有限公司

开 本	620 × 920 1/16
字 数	100千字
印 张	13
版 次	2013年1月 北京第一版
印 次	2013年1月 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78-3558-8/I · 407
定 价	38.50元

CRI

中国广播出版社

欢迎关注本社新浪官方微博

官方网站 www.chirp.cn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出版说明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著名编辑赵家璧在上海良友图书公司老板伍联德的支持下，历经十余年，陆续出版《良友文学丛书》，计四十余种。其中三十九种在上海出版，各书循序编号，后出几种则无。该套丛书以收入当时左翼及进步作家的作品为主，也选入其他各派作家作品。其中小说居多，兼及散文和文艺论著；第一号是鲁迅的译作《竖琴》。丛书一律软布面精装（亦有平装普及本），外加彩印封套，书页选用米色道林纸，售价均为大洋九角。

《良友文学丛书》选目精良，在现在看来，皆为名家名作；布面精装的装帧更是被许多爱书人誉为“有型有款”。不可否认，在装帧设计日益进步的当下，这套出版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丛书外形已难称书中翘楚，但因岁月洗汰，人为毁弃，这套曾在出版史上一度“金碧辉煌”过的丛书首版已然成为新文学极其珍贵的稀见“善本”。

在《良友文学丛书》首版八十周年之际，为满足现代普通读者和图书馆对该丛书阅读与收藏的需求，我们依据《良友文学丛书》旧版进行再版（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本着尊重旧版原貌的原则，仅对旧版中失校之处予以订正。新版《良友文学丛书》采用简体横排的形式，以旧版书影做插图，装帧力求保持旧版风格，又满足当下读者的审美趣味。希望这一出版活动对缅怀中国出版前辈们的历史功绩和传承中国文化有所裨益，也希望广大读者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以便我们把日后的工作做得更好。

《良友文学丛书》新版校订说明

一、本丛书收录原良友图书公司编辑赵家璧主编《良友文学丛书》共四十六种（四种特大本不在其列），乃为目前发现且确系良友版之全部。

二、此番印行各书，均选择《良友文学丛书》旧版作为底本，编辑内容等一律保持原貌，未予改窜删削。

三、所做校订工作，限于以下各项：

（1）将繁体字改为简体字；

（2）原作注释完全保留；

（3）尽量搜求多种印本等资料进行校勘，并对显系排印失校者在编辑中酌予订正；

（4）前后字词用法不一致处，一般不做统一纠正；

（5）给正文中提到的书籍和文章及其他作品标上书名号，原作书名写法不规范、不便添加符号者，容有空缺；

（6）书名号以外其他标点符号用法，多依从作者习惯，除个别明显排印有误者外均未予改动。

目 次

烟 云	1
拟“浪花”	47
搬的喜剧	57
大鼻子的故事	69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95
水藻行	109
手的故事	131
后 记	183

烟 云

一

凡是公务员，都盼望星期六早早来到。铁路局公务员的陶祖泰却是例外。

天气太好。办公厅窗外一丛盛开的夹竹桃在和风中点头，自然是朝窗里的专等“下班”铃响的公务员们，陶祖泰也在内。温和的天气，笑开了的夹竹桃，都是大公无私的，然而陶祖泰觉得夹竹桃只对他一人点头，而且这点头是嘲笑的意味。

离开“下班”钟点大约廿多分，科长先走了，办公厅里就紧张起来：收拾公文，开了又关了抽屉，穿大褂，找帽子，摸出表来看了一遍又一遍，打电话约朋友，低声（夹着短促的笑音）商量着吃馆子呢还是看电影，——一个个人都为“周末”而兴奋，只有陶祖泰惘然坐在那里，为了“周末”而烦恼。

他最后一个踱出了办公厅，心里横着两个念头；怕回家去，然而又不放心家里。这是他近来每逢星期六必有的心绪，他承认自己的能力已经无法解决这个矛盾的心理。

除了星期六，他在同事们中间是最有“家庭幸福”的：夫人年青，相貌着实过得去，性情也是好的，孩子只有一个，五六岁，不淘气。三等科员的收入原好像太少一点儿，可是夫人有一份不算怎么小的“陪嫁”，逢到意外开支，她从不吝啬。因此，除了星期六，这位年青的丈夫是极恋家的，他总是第一个把公文收好，守候“下班”铃响，第一个跑出办公厅，一直赶回家去。到家以后呢，“左顾孺人，右弄稚子”，他不喜欢汉口的热闹，而汉口的热闹也从来干涉他。

斜阳照着蜿蜒北去的铁轨，像黄绿夹杂布上的两条银线。他不知怎么走了这和家去相反的路。他还没觉得。眼怔怔望着那铁轨，忽然想起七八年前他有一位同学在铁路轨道上自杀。他用脚尖踢着铁轨旁边的枕木，摇了摇头。他的中学校同学，有好几位是企图过自杀的；他们以为自杀是高尚而又勇敢的行为；高尚，因为一个人自己觉得会阻碍了别人（尤其是亲爱者）的幸福时，自杀是最澈底的牺牲；而能作澈底的牺牲者，自然是勇敢的。陶祖泰也抱有这信念。他也曾企图过两次的自杀。第一次在结婚以前，但这一次他事后是颇悔惭的，因为

并非为了什么“积极的理想”，只是感到生活无味。结婚以后他又有第二次的“企图”，然而朋友们把他救了转来时，他忽然感激了朋友。他说，他在吞下了安眠药片以后就猛省到他的自杀的动机还是不够高尚，为的他之企图自杀实在是感到能力不够，不能使他所亲爱的人有幸福，他想要“逃避”他的责任。

是这第二次“自我批评”以后，他努力找职业，而且努力学习“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半年前他到汉口的铁路局办事，在他职业纪录中已经是第四次的变化。

他眼怔怔望着那远接天边的发亮的铁轨，他脑子里闪电似的飞过了种种的往事，特别是那第二次的自杀企图；他轻轻地摇着头，便反身沿着铁轨走回去。他愈来愈快了，不多一会儿便和铁轨分手，一直回家去。现在是“不放心家里”的意念压倒了“怕回家去”，——应当说，“责任”的观念压倒了“逃避”的意识。

二

因为走得太急了，陶祖泰到家时心跳气促，开不来口。孩子跳到他身边，抱了他的大腿，唤着“爸爸”，他也顺不过气来应一声，只是用手摩着孩子的头。半晌，他这才挣扎出一句话来：

“妈妈呢？”

孩子还没回答，陶祖泰一眼早看见壁头的衣钩上没

有了夫人那件新制的蓝绸披肩，他颓然叹一口气，拉着孩子的手，想要坐下，却又不坐，佝着腰，轻声的，似乎不愿意出口，问道：

“那个——朱……先生，教书的朱先生，来过么？”

孩子仰脸看着他爸爸，一对小眼睛睁得滚圆；爸爸的脸色太难看，爸爸的声音也太怪样，他害怕，他把脸扑在爸爸身上。

陶祖泰拍着孩子的背，放和顺了口音说：

“哎，孩子！”

“爸爸。妈妈，隔壁黄伯伯家里，打牌；”孩子露出脸来，又看着他父亲了。“妈妈说，买一个洋泡泡，给宝宝，等爸爸回来，同去买。”

陶祖泰勉强笑了笑，一声不响，抱起孩子来，就走出去了。

他抱着孩子，就到隔壁黄家。刚走进那阴湿的小院子，就听得“男和女杂”的笑声夹着牌响。他忽然打了一个寒噤，他忽然想道：“随她去罢，——随他们去罢；自家又何苦去受刑罚。”可是他依然朝前走，不知不觉却在两臂上加了劲，惹得怀里的孩子怪不舒服。

狭长的旧式边厢。开亮了电灯，照着四张红喷喷亮油油的面孔。陶祖泰刚挨身进去，第一眼就看见坐在他夫人对面的，正是那位当教员的朱先生。然而第一眼看见陶祖泰进来的，却是那位半个后身对着厢房门的黄太

太；她似乎要避开台面上的某种手和手的举动，把脸一别，可就看见了陶祖泰了。她立即招呼道：

“陶先生，你来打几圈罢。陶太太手气不好。”“哈哈，陶先生固然赶来了！哈哈！”是姓朱的声音。陶祖泰觉得刺耳。

“我们刚打完了四圈，祖泰，你来换我罢！”

黄先生说着就站起身来。

“不行，不行；你是赢家！”又是朱先生的大叫大嚷，他那胖脸上的一对猫头鹰眼睛向陶夫人使个眼风。陶夫人有没有“反应”，却因她是背向着厢房门的，陶祖泰看不到。他放下了孩子，就挨到黄先生背后去，一面苦笑着回答。

“我不来，不来；诒年兄不要客气。”

“老朱，”黄诒年微笑说，“那么，你是输家，你歇这么四圈罢？”

“不行，不行；我要翻本！陶太太，你说对不对：不许换人，我们都要翻本！”

陶太太笑了笑，不作声。她随便朝丈夫看了一眼，又随便看了儿子一眼，数着输剩的筹码。儿子跑过来，靠在她身上，她也不去理他。

扳过了座位。朱先生成了陶太太的上家。

孩子得了黄太太给的苹果，早已忘记洋泡泡了。陶祖泰坐在他夫人背后，名为“观场”，其实是在“研究”

朱先生的眼风。

三

陶祖泰这一份苦恼的操心，在最近一月来早已成了公开的秘密。黄诒年和黄太太最初发现了这现象时，还说“陶祖泰又发了神经病”。背着陶祖泰的面，然而当着陶太太和朱先生跟前，黄诒年夫妇俩还隐隐约约指着这件事当作笑话。黄太太甚至于还替陶太太抱不平：“陶太太，这是不尊重你的人格，岂有此理！封建思想！”

什么是“人格”，什么是“封建思想”，陶太太不很懂。她读过三年小学，勉强能够看《天宝图》之类的书，自从和陶先生结婚，她也曾依了陶先生的意思看过托尔斯泰，但是一部《复活》从她有了身孕（那是结婚以后第二年的事）那年看起，到现在还没看完；到汉口，是她第一次见大场面，她初来时看见陌生人还要脸红。

然而她爱打牌。坐进了牌局，即使有陌生男人，也就忘记了脸红。何况黄先生是她丈夫的老朋友，而朱先生又是黄先生的朋友；更何况黄太太虽然也不过二十来岁，却好像不是年青人，不是女人，黄先生不在家时，任何男客她都招待，和男客们说说笑笑是常事。

这一些，是陶太太到汉口后看在眼里，而且懂的。

所以当黄太太代抱不平时，什么“人格”，什么“封建思想”，陶太太虽然不很懂，可是也曾心里这样想过：“真好笑！可不是，黄先生从来不曾那样极，——恶形恶状。”

她不会向丈夫“提抗议”，可是不知不觉中她和朱先生多说笑些，不知不觉中她每逢星期六非到黄先生家里打牌不可。

但这一个月以前呢！现在，陶太太自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同，也不觉得朱先生有什么不同，可是黄诒年夫妇俩却觉得朱先生已经大大不同，而陶太太也有点换样。现在，黄诒年夫妇俩不敢再拿陶祖泰那种苦恼的“操心”当笑话讲了，他们对于陶祖泰同情。

现在陶太太也更加明白丈夫对自己的用心了，然而她也惯了，不觉得讨厌，也从没愤然叫屈，只“随他去罢”！

她也觉不出朱先生有什么“不妥”。自然，打牌的时候，朱先生常常探出她的“要张”来就放了“铳”。但原是小玩玩，至多是七八块的输赢，要什么紧？因此，有时背着朱先生，黄诒年夫妇俩隐隐约约提到朱先生似乎有点“那个”时，陶太太便认为是朱先生打牌时放了她的缘故。她只觉得姓朱的会凑趣。

现在，刚刚扳到了她坐在朱先生的下首，爱贪小便宜的她便快乐得什么似的。陶祖泰的“苦恼的操心”，

她压根儿忘记了。

她和朱先生轮着上下家，这也不是第一次。以前，朱先生第一次用自己的腿去碰碰陶太太的大腿时，陶太太曾经猛吃一惊，但随即她省悟过来，是朱先生提醒她打错了一张牌，她又坦然了，她欢迎这腿碰腿。她等“张”等得心焦时，也常用脚尖去碰朱先生的腿。

这样的“小玩意”，太做惯了，陶太太并不觉得这是“不道德”的，——对于陶祖泰或是黄诒年夫妇。

打牌，或者一半要靠“手气”。下家的“要张”，上家偏偏没有，那也是无可救药的事。一圈牌看看完了，陶太太还是有出无进。她有点焦灼了。朱先生也陪着她发狠。他简直是不想自己和牌了。好好一副牌，乱拆一通。凭这样，陶太太也只“吃进”了两张。黄诒年连连朝朱先生瞅了几眼，手摸着下巴微笑。黄太太更忍不住，故意高声叫道：

“啊哟！朱先生的手真松。陶太太吃饱了！”

“哈哈！”朱先生得意地笑着，随手又是一张“万”子。

陶太太又是一吃。陶太太禁不住心头跳了。

“嗨！”黄太太出惊地喊一声，将手里一张牌重重地拍一下，生气似的说，“哼，牌有这样打法！”

陶太太脸红了一下。

黄诒年还是冷幽幽地微笑，却举目望了望陶祖泰，

似乎说“你看见么？”

“哈哈，”朱先生又怪声笑了起来。“消遣消遣，输赢不大，随便打打算了。——回头到海国春吃饭，我请客！”

陶祖泰什么都看在眼里，听在耳里，尽管他对于麻雀一道不很精明，也心里雪亮了；然而他有什么办法？除了坐在一边“受刑罚？”他受不住，然而他又不愿走。他但愿世界上没有所谓“星期六”，——即使有星期六，学校里也应当禁止教员过江来“逛”。

孩子将那只苹果当作皮球玩。苹果滚到牌桌底下去了，孩子就拉着父亲的衣角。

陶祖泰弯腰去替儿子找“皮球”。他看见那个圆东西自己跑出桌子底下来了，然而也看见一只套著中山装大裤管的腿碰到另一只穿了长统丝袜的脚上。陶祖泰乍见了，心里一怔；但立即以为这是偶然。他有那样的“大量”。他随手去拾那苹果。但也许地板不平，苹果又滚到陶太太坐的椅子底下去了。这时候，陶祖泰猛又看见，而且看得明明白白，一只高跟皮鞋的尖头挑起来，刺到那中山装大裤管上；这确是陶太太的脚！而且高跟皮鞋的尖头忽然被大裤管口的褶叠处带住，摆了几下这才“自由”了。

陶祖泰心头直跳，苹果已经抓在手里，却抬不起身来。他忽然觉得不敢见人，觉得“世界”缩小到容纳他

不下。

“哈哈！陶太太……”

又是朱先生的怪笑。陶祖泰被笑得浑身都抖了。他没有听得“陶太太”下边是些什么。

然而抖过一阵，他满心满脸都发起烧来了。他挺直了身体，对朱先生瞪大了眼睛，——他的眼光似乎这样说，“我把你这卑劣的……”可是既然人家是“卑劣的”，他就又觉得不屑计较，他回过眼光看自己的夫人，他觉出夫人脸上似乎红潮方退，夫人眼光低垂着，他可怜起“这个女人”来了。

打牌的四个人似乎一心在牌上，谁也没有觉察到陶祖泰的异样。陶祖泰松一口气，可是决不定自己应当怎样办。他的眼睛看着人面孔，他的心却顾着桌子底下人的腿和脚。

那一付牌，陶太太仍旧和不出。黄太太洗牌的时候，能够自在的说笑了。陶祖泰手里还捏着那只苹果。虽然孩子已经忘记了这“皮球”，陶祖泰仍旧叫他过来给了他。同时，他拖一只凳子摆在他夫人和朱先生中间的桌角，他坐下，两腿直伸出去，在桌子下构成了一道“防线”。

他庆幸他这办法谁也没有觉察到。

另一付牌开始了，“战士”们更加紧张。黄太太每发一牌总是重重一拍。陶祖泰的心却在自己腿上。他的